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翰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高祖萬觀兼集賢院護軍河內郡開  
履倉二千三百斛紫蓋高馬光泰勅集

晉紀七 起昭陽大淵獻盡  
開逢困敦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下

太安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  
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  
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羅尚保大城遣使  
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  
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



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待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阜爲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阜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尚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宣言

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譙何冲常等深攻李流涪陵民藥紳等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驤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會流等破



深紳引兵還與冲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  
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馳馬逐北中  
矛而死朝廷遣侍中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  
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顥留沈為軍師遣席遠代之  
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代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  
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  
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  
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  
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  
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

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  
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荆州軍遂退  
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 新野莊王歆

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  
亂 荆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  
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  
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  
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羣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  
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眾  
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從之太守弓



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邵欽兵敗與邵將朱伺犇  
武昌欽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造  
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  
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爲天子曰此聖人也昌  
自爲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  
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  
流言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  
人情惶懼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衆至三  
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于  
障山欽土言妖賊犬羊萬計絛頭毛而桃刀走戟其

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  
劉喬爲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沛國劉弘爲荊州刺史  
又詔河間王顥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  
西府五千人出藍田關以討昌顥不奉詔沈自領州  
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衆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弘及  
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  
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却之初欽與齊王冏善冏敗  
欽懼自結於大將軍穎及張昌作亂欽表請討之時  
長沙王乂已與穎有隙疑欽與穎連謀不聽欽出兵  
昌衆日盛從事中郎孫洵謂欽曰公爲岳牧受閭外



之託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  
豈藩翰王室鎮靜方夏之義乎歆將出兵王綏曰昌  
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何必違詔命親矢石也昌至  
樊城歆乃出拒之衆潰爲昌所殺詔以劉弘代歆爲  
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六月弘以南蠻長史陶  
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恒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  
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驥軍殺羊伊  
劉弘退屯梁昌進攻襄陽不克 李雄攻殺汶山太  
守陳圖遂取郫城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  
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

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飢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  
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涪陵徐舉說羅尚求爲汶山  
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舉怒出降於流流  
以舉爲安西將軍舉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  
之流軍由是復振 初李含以長沙王又微弱必爲  
齊王罔所殺因欲以爲罔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  
軍穎以河間王顥爲宰相已得用事旣而罔爲又所  
殺穎顯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  
於罔時猶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  
復爲又參軍商尤重爲秦州刺史含說顥曰商爲又



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又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就徵而重不奉詔顯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合四郡兵攻之顯密使含與侍中馮孫中書令卞粹謀殺又皇甫商以告又收含孫粹殺之驃騎從事瑯邪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犇鄴

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荆江徐揚豫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于下雋山其衆悉降初陶侃少孤貧爲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去後察孝廉至洛陽豫章國郎中令楊暉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身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弘之退屯於梁也征南將軍范陽王虓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拒弘弘討奕斬之



時荆部守宰多缺弘請補選詔許之弘敘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弘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河間王顥聞李含等死即起兵討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顥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

望美矣今若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一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顥穎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玄之商遣人還國詔曰顥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以誅姦逆其以又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顥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



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日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帝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李流

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流卒衆推李雄爲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給羅尚使襲郫城云已爲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爲應李驤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驤縱兵擊大破之追犇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於東陽門外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



助陸機戊申太尉又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沒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素諂事玖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皆玖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彊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况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爲牋辭穎旣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 記室江統陳留蔡克穎川



棗高等上疏以爲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衆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竒士吾蒙知愛今旣不能救其死忍每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

令獄吏詐爲拯辭詔旣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壁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太尉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竒策也乃夜潛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



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為又頴兄弟可辭說而釋  
 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頴令與又分陝而居頴不  
 從又因致書於頴為陳利害欲與之和解頴復書請  
 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又不可頴進兵逼京師  
 張方決千金竭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  
 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  
 助兵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  
 主簿范陽祖逖言於又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  
 足制河間宜啓上為詔與沈使發兵襲颺颺窘急必  
 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

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眾凡萬餘人趣長安  
 又又使皇甫商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勅皇  
 甫重進軍討颺商間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  
 商以告颺颺捕商殺之 十二月議郎周玘前南平  
 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  
 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  
 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  
 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玘處之  
 子循邵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冰遣其將羌毒帥兵數  
 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



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眾  
 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  
 眾其勢易離敏請督帥運兵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  
 使擊之 閏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  
 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  
 飢甚乃帥眾就穀於鄴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  
 不進徵即罪 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  
 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  
 一女妻素怒延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  
 浚沈之子也 毛詵之死也李淑犇五苓夷帥于陵

承于陵承詣李毅為獻請命毅許之獻至毅殺之于  
 陵承怒帥諸夷反攻毅 尚書令樂廣女為成都王  
 妃或諧諸太尉又又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  
 以五男易一女哉又猶疑之

永興元年春正月丙午樂廣以憂卒 長沙厲王又  
 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又未  
 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  
 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  
 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又送別省甲子越啓帝下  
 詔免又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殿中將士見



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穎越懼欲殺又以絕衆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义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方軍士亦爲之流涕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爲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表盧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顥頓軍於鄭爲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時夔兵敗顥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

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顥戰顥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衙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顥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顥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薶醢之戮其甘如薺顥怒鞭之而後鬻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爲沈畫計顥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



令大王得有今日顯壯之引與歡宴表爲右衛司馬  
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  
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糧  
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  
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  
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李興願  
留爲弘參軍弘奪其手版而遣之又遣治中何松領  
兵屯巴東爲尚後繼于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  
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  
隨資敘用流民遂安 二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

羊氏幽於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爲清河王 陳敏與  
石冰戰數十合冰衆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  
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  
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楊徐二州平周玘賀循皆散衆  
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爲廣陵相 河間王顥  
表請立丞相穎爲太弟戊申詔以穎爲皇太弟都督  
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制  
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顥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  
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 太弟穎僭侈  
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



軍陳軫及長沙王故將上官已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軫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穎石超犇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已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

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軫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所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惶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軫上官已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犇下邳徐州都督



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荀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爲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審登以爲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并

州刺史東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居趙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 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敦之從父弟也識度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



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  
孟玖姦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 上官巳在洛  
陽殘暴縱橫守河南尹周馥浚之從父弟也與司隸  
滿奮等謀誅之事洩奮等死馥走得免司空越之討  
太弟穎也太宰顓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  
萬救之聞帝巳入鄴因命方鎮洛陽巳與別將苗願  
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巳願巳願出走方入洛  
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覃及  
羊后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  
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

史善屬文彎弓二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  
穎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  
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  
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斂手受役  
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  
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  
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  
呼延攸請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  
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  
之及王浚東羸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眾



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  
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  
發之鮮卑烏栢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  
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  
武皇帝之子有大勲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  
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羸  
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  
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  
下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羸  
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

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  
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王  
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羸公  
騰粹已爲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羸公騰合兵  
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爲前鋒敗石超於平  
棘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  
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  
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  
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  
南奔洛陽倉猝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



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以瓦  
盆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  
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熊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  
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  
自止之帝還宮犇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  
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  
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  
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 東嬴公騰乞師  
於拓跋猗訕以擊劉淵猗訕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  
西河破之與騰盟于汾東而還 劉淵聞太弟穎去

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犇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  
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  
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  
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  
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効  
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荊州兵擒斬張昌同黨  
皆夷三族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爲蜀人所重欲  
迎以爲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冬  
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曰建興除晉禮約禮  
七章以其叔父驥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李離爲太尉



李雲爲司徒李璜爲司空李國爲太宰閻式爲尚書  
令楊褒爲僕射尊母羅氏爲王太后追尊父特爲成  
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  
國離事雄彌謹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

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  
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  
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  
漢王於是即漢王位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  
禪爲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  
呼延氏爲王后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

夫左於陸王宏爲太尉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  
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爲黃門郎族子曜爲  
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元  
達不答及淵爲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  
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  
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  
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  
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  
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常  
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



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 帝既還洛陽  
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豫州都督  
范陽王虓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穎弗克負荷  
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自州  
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  
輒疇咨張方爲國效節而不達變通未即西還宜遣  
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  
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勲宜特崇  
重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  
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  
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及  
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  
一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  
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  
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單少願陛下幸臣壘臣盡  
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  
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方  
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  
蘇武帳爲馬棧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  
廟宮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



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犇邾太宰顓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顓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爲宮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暉河南尹周馥等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藩勛之子也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荀氏及子壽 十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下熾

沖素好學故太宰顓立之詔以司空越爲太傅與顓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爲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爲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旣去鄴越使模鎮之顓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顓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 東嬴公騰遣將軍聶玄擊漢王淵戰於大陵



通鑑卷八十五  
三  
玄兵大敗淵遣劉曜寇太原取玄氏屯留長子中都  
又遣冠軍將軍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  
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  
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遣還降  
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直學士判選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馬光奉勅編集

晉紀八 起旃蒙赤奮若盡 著雍執徐凡四年

孝惠皇帝下

永興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  
累年不能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  
越以太宰顓新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  
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  
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



知其詐相與誅昌顥請遣御史宣詔諭重令降重不  
 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  
 御史騶人問曰我第將兵來欲至未騶人曰已為河  
 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  
 殺重以降顥以馮翊太守張輔為秦州刺史 六月  
 甲子安豐元侯王戎薨于邲 張輔至秦州殺天水  
 太守封尚欲以立威又召隴西太守韓稚稚子朴勒  
 兵擊輔輔軍敗死涼州司馬楊胤言於張軌曰韓稚  
 擅殺刺史明公仗鉞一方不可以不討軌從之遣中  
 督護氾瑗帥眾二萬討稚稚詣軌降未幾鮮卑若羅

拔能寇涼州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

口威名大振 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

跋猗色衛操勸猗色助之猗色帥輕騎數千救騰斬

漢將綦毋豚詔假猗色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甲申猗

色卒子普根代立 東海 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

駕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

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東平王楙聞

之懼長史王脩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

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

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詔即



遣使者劉虔授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王穎旣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衆至數萬勅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荏平人師懽奴懽竒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吏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 八月辛丑大赦 司空越以琅邪王睿爲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道爲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於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蕃爲淮北護軍劉輿爲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遣其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璧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兖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



范陽王虓遣荀晞還兗州徙楸都督青州楸不受命  
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 太宰顓聞山東兵起甚懼  
以公師藩爲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爲鎮軍大將  
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爲魏郡太守  
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  
顓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  
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脅范陽王虓造構  
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  
東大將軍劉準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爲大  
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  
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丁丑顓使成都王穎領將軍  
樓褒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  
橋爲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弘遣喬及司  
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  
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  
延于宗子今夕爲忠明日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  
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  
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推  
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  
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



越等今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  
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顓方拒關東倚  
喬爲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  
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母爲喬  
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顓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爲  
督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  
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  
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  
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  
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怒斬之

有星孛于北斗

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胃趣河橋

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

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顓矯詔

以羊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

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等上奏固執以爲羊庶人

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

衆無愚智皆謂其冤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

慘何益於治顓怒遣呂朗收暉暉奔青州依高密王

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

成都王穎進據洛陽 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



使讓位於范陽王廙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  
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  
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  
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琳於廩丘琳走還國琨微  
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再平  
氏司空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  
烏桓爲越先驅 初陳敏旣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  
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  
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爲右將軍前鋒都  
督越爲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吳王

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爲子景娶卓女使卓  
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  
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江州刺史應邈揚州  
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官走敏遂據有江東  
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周玘爲安豐太  
守凡江東豪桀名士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  
餘人或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爲狂疾得免乃以榮  
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爲  
已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  
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



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  
神武不世勲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  
君子使各得盡懷散帶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  
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敏命僚佐  
推已爲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  
尚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太宰顓以張  
光爲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弘遣江  
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  
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  
隨郡內史扈懷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  
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  
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  
爲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  
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爲荆  
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  
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  
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  
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旣與  
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  
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勲乞加遷擢是



歲離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就邸閣穀留太尉宏  
守離石使大司農上豫運糧以給之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初太弟中庶

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衛率胤太宰  
顥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顥令奉  
帝還洛約與顥分陝爲伯顥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  
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顥曰今據形勝之地  
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  
於人顥乃止及劉喬敗顥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  
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

爲帳下督顥參軍河間畢垣嘗爲方所侮因說顥曰  
張方又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  
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胤復說顥宜急斬方  
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顥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  
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  
不聞方反爲之柰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  
必不免禍輔入顥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  
顥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顥於是使輔送書於方  
因殺之輔旣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閣者不疑方火下  
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顥以輔爲安定太守送方頭於



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褒西走平昌  
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  
犇長安至華陰聞顯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  
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祁  
弘宋胄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爲司隸校  
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澠池 三月愷令劉柏根反衆  
以萬數自稱愷公王彌帥家僮從之柏根以彌爲長  
史彌從父弟桑爲東中郎將柏根寇臨淄青州都督  
高密王略使劉暉將兵拒之暉兵敗犇洛陽略走保  
聊城王浚遣將討柏根斬之王彌亡入長廣山爲羣

盜 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疆盛州  
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  
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  
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  
陳尸爲戮朝廷不報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未至  
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寧州事秀獎厲  
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  
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范長生詣成都成都王雄門  
迎執板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四月己巳司空  
越引兵屯温初太宰顯以爲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



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顯悔之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邗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顯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顯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顥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顥斬馬瞻梁邁疋

詡之曾孫也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顥至鄭顯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顥長史楊騰詐稱顥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顥保城而已 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八月以司空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爲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爲驃騎大將軍都



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穎川  
庾敞爲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爲從事  
中郎黃門侍郎河南郭象爲主簿鴻臚丞阮脩爲行  
參軍謝鯤爲掾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之敞  
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敞殖貨無厭  
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祁弘  
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犇新野會新城元公劉  
弘卒司馬郭勣作亂欲迎穎爲主治中順陽郭舒奉  
弘子璠以討勣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穎北渡  
河犇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九月穎  
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公  
師藩自白馬南渡河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 進東  
嬴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南陽王 冬十月  
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爲鄴人所附  
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  
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  
之太傅越召志爲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  
臆也近則汚人及至越踈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  
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  
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



通鑑卷六十一  
四百三  
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并州以爲北面之重越表現爲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爲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麩中毒庚午崩于顯陽殿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爲嫂恐不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尚書閣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

至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顥爲司徒顥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 辛丑以中書監温羨爲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爲司空 己酉葬惠帝于太陽陵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即自井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暉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



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  
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 孝懷皇帝上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吏部郎周穆太  
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御史中丞諸葛玫說越曰  
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公宜立之  
越不許重言之越怒斬之 二月王彌寇青徐二州  
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  
萊鞠羨爲本郡太守以討彌彌擊殺之 陳敏刑政  
無章不爲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爲患顧榮周玘

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  
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更辱身  
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子皆  
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冗欲  
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  
也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  
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  
慙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爲內  
應翦髮爲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  
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



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  
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因宣言  
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  
甘卓討廣堅甲精兵盡委之顧榮慮敏疑之故往就  
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  
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  
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  
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  
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  
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

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  
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眾曰本所以戮力陳公  
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眾  
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麾之眾皆潰去敏單騎北走  
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  
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  
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鎮壽春  
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為侍中紀  
瞻為尚書郎太傅越辟周玘為參軍陸玩為掾玩機  
之從弟也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



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榮等懼  
逃歸盾措之兄子越妃兄也 西陽夷寇江夏太守  
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  
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  
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  
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卯改葬之諡曰武悼 庚午  
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爲皇太子辛未大赦 帝  
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辰越  
出鎮許昌 以高密王略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鎮襄陽南 以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  
梁益四州諸軍事 以長安東燕王騰爲新蔡王都督  
司冀二州諸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旣死汲桑逃還  
苑中更聚衆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爲成都王  
報仇以石勒爲前驅所嚮輒克署勒掃虜將軍遂進  
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  
騰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  
丈尺以是人不爲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馬嵩  
長驅入鄴騰輕騎出奔爲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  
王穎棺載之車中每事啓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



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  
太傅越大懼使荀晞及將軍王讚等討之 秦州流  
民鄧定旬氏等據成固寇掠漢中梁州刺史張殷遣  
巴西太守張燕討之鄧定等饑窘詐降於燕且賂之  
燕爲之緩師定密遣旬氏求救於成成主雄遣太尉  
離司徒雲司空璜將兵二萬救定與燕戰大破之張  
殷及漢中太守杜孟治棄城走積十餘日離等引還  
盡徙漢中民於蜀漢中人旬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  
鄭 石勒與荀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  
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大屯官渡

爲晞聲援

己未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

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 八月己卯朔荀晞擊

汲桑於東武陽大破之桑退保清淵 分荊州江州

八郡爲湘州 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

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

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

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

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

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

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



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  
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壹爲從事中郎  
周玘爲倉曹屬琅邪劉超爲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  
爲參軍壹粹之子閻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  
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  
此遂絕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  
與石勒收餘衆將奔漢冀州刺史丁紹邀之於赤橋  
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  
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

諸軍事皆假節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  
灑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  
不許曰吾不以王濟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晞乃  
以爲督護後犯灑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  
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  
也 胡部大張劄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十壁于上黨  
石勒往從之因說劄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  
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  
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  
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劄督等以爲然冬十月劄督等



隨勒單騎歸漢漢王淵署匄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僞獲罪於淵往犇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爲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衆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 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 乙亥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趙

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澄至鎮以郭舒爲別駕委以府事澄日夜縱酒不親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爲懷舒常切諫以爲宜愛民養兵保全州境澄不從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爲新蔡王騰復讎斬汲桑于樂陵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辭不許庾子以光祿大夫高光爲尚書令 前北軍中候



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清河王覃爲太子事覺  
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  
善引升堂結爲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  
武以之創業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又令處之則患  
生心腹矣若遷於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  
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爲之於未亂者也越  
以爲然癸卯越自爲丞相領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  
幽并諸軍事以晞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  
公越晞由是有隙晞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

州人謂之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民所逼衆五六  
萬大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討之以弟純領青州刑  
殺更甚於晞晞討植破之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  
犇牛走及犇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  
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  
會王彌爲苟純所敗靈亦爲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  
漢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三州牧都督綠海諸軍  
事封東萊公以靈爲平北將軍 李釗至寧州州人  
奉釗領州事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累上奏不見  
省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精誠無感生



不如死欲自刎朝廷憐之以魏興太守王遜爲寧州刺史仍詔交州出兵救李釗交州刺史吾彥遣其子咨將兵救之慕容廐自稱鮮卑大單于拓跋祿官卒弟猗盧摠攝三部與廐通好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丁未大赦漢王淵遣輔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一庚子石勒寇常山王浚擊破之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鎮及

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鎮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下教欲避位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人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爲中都護將兵討鎮遣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說鎮爲陳利害鎮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



之朝廷得鎮祛疏以侍中袁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  
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模表請  
停瑜武威太守張璠亦上表留軌詔依模所表且命  
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斬之張越犇  
鄴涼州乃定 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鎮鄆城 王  
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  
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  
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  
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  
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鞬輅敗官軍于伊北京師大

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  
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  
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  
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  
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漢王淵遣侍中兼御  
史大夫郊迎今日孤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  
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爲散騎侍  
郎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于河東敗之詔封張軌  
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  
使貢獻歲時不絕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



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  
郡鮮卑陸遂延氏酋單徵並降于漢 八月丁亥太  
傅越自鄆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  
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  
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  
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憲楷之子也 冬十月甲戌  
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以其子和  
爲大將軍聰爲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爲龍驤大將軍  
壬寅并州刺史劉琨使上黨太守劉惔帥鮮卑攻  
壺關漢鎮東將軍慕容母達戰敗亡歸 丙午漢都督

中外諸軍事大司馬領丞相右賢王宣卒 石勒  
靈帥衆二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  
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爲  
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  
臺殺之 十二月辛未朔大赦 乙亥漢主淵以大  
將軍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爲大司徒封  
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  
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  
公侯 成尚書令楊褒卒褒好直言成主雄初得蜀  
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



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雄  
嘗醉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  
皇安有天子而爲酌也雄慙而止 成平寇將軍李  
鳳屯晉壽屢寇漢中漢中民東走荆沔詔以張光爲  
梁州刺史荆州寇盜不禁詔起劉璠爲順陽內史江  
漢間翕然歸之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